

谁不曾有风雪弥漫的时刻

迟子建

我的创作分为两部分：虚构和非虚构。从作品构成比例来说，虚构类占比约 80%，可以说我将心捧给了想象天地。如果把非虚构比作一览无余的白天，虚构就是神秘莫测的黑夜了。在写作的昼与夜中，我的灵魂喜欢在星月漫游，它能让我看见更妖娆多姿的风景。所以我最早的目光，投向的就是虚构。

在虚构中你仿佛被插上了翅膀，可以离地轻飞。

因为生长于北地，一年有半年的冬天，所以大自然的风雪，一直是我生命的呼吸，无论尖利还是温柔，它从不曾远离，伴我一路成长。这天赐的风雪，也注定了我和作品的底色。

40 年来，从我发表的小说中，仅就短篇来看，很多篇名就直击风雪，可以想见不知不觉间，它们已深入骨髓，成了我灵魂的一部分。

按照作品发表时间的轴线，我选了 10 个短篇。重读的过程中，能深切地感受到，每一次在虚构中起飞，莫不带着大地的体温。如果说这 10 篇是我的十指，十指连心，这个心一定就是生我养我的大地，是茫茫雪原、寂静冰河、袅袅炊烟、动植物以及世代生息的人们。

写作《朋友们来看雪吧》时，我 24 岁，上世纪 80 年代的信函，还是飞翔的天使，不似现在渐落尘埃，小说很自然选择了书信体。开篇提到的琥珀似的“松树油子”，我童年用铁皮盒在火炉熬制过，是女孩子们钟爱的口香糖，香气蓬勃。借此芬芳，我才塑造出了胡达老人和充满神性的鱼纹。

重读《鹅毛大雪》我落泪了，写它时姥姥还

健在，烙火烧，捕鱼，抢喜糖，这些真实的情节把我带回了童年。姥姥说话简短而生动，与我小说中描述的一样。结尾写到鹅毛大雪是在泪眼中才能望见，也是姥姥离世的写照。她去世于中秋节，那天北极村风雪交加，我守灵时泪眼蒙眈地望着纷纷扬扬雪花，发现它们的确比平素要大上许多倍，真是鹅毛大雪啊。

我母亲看过我不少作品，人她老人家法眼的除了《伪满洲国》，就是《白雪的墓园》了，因为她是小说女主人公。1986 年腊月，父亲突发脑溢血，在一个阴冷的早晨，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母亲恸哭之际，眼里突然生出一枚红点，就像一颗相思红豆。我想才咽气的父亲不舍得走，将他的灵魂藏在母亲眼里了。小说的细节都是我们亲历的，因为家里出了丧事，年关时不能贴春联、燃爆竹和点灯笼。

我们担心母亲会追随父亲而去，所以警惕一切可以自杀的器具。但那年除夕，母亲依然像往年一样，在灶上给她的孩子们煮出热气腾腾的饺子。而她眼里的红豆，在她背着我们给父亲上过坟，生死幽会后，竟奇迹般地消失了。看来母亲不亲自把父亲送到墓地，他就不情愿在那睡觉。这是一篇我永远不需重温的作品，因为每个字都烙印在心头。

我童年生活的山镇，有两片豆腐坊。有个做豆腐的女人，有年突发疾病没了。她的男人转年被一个外乡女盯上，两人同居了一段后，有一天外乡女卷走了男人的财物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男人被欺骗了情感，又失了财物，懊恼羞愧，悔不当初。但奇妙的是，有一天这男人

突然收到一个神秘包裹，里面是适合他尺码的衣裳和鞋子，人们猜测是女骗子寄来的。这个

故事触动了我，于是放在腊月宰猪我熟知的情境中，演绎了屠夫齐大嘴和女骗子的故事。腊月里除了宰猪，我们为了迎新，给屋子除过尘后，还有一件大事，就是给自己除尘。腊月二十七、二十八，通常是“放水”的日子，也就是洗澡。顺序是长者先，晚辈后。由于那时都是去水井挑水，而且要用劈柴烧水，洗澡水用量又大，所以有的小孩子，只能用长辈用过的洗澡水。我在《清水洗尘》中塑造了一个叫天灶的少年，为自己争取用一盆清水洗澡的故事。当清水可以通过自来水龙头汩汩流淌时，我是多么怀念那个清水贵如油的纯真年代。

在大自然的四季轮转中，春秋秋收，是最朴素的道理。然而在现实利益的诱惑下，那些所谓的聪明人，却可能违背时令，糊里糊涂地葬送一年的收成，《采浆果的人》写的就是这样

一个道理。大鲁二鲁，这一对在别人眼里痴傻的傻子，懂得翻阅大自然的日历，合着风雪的节拍，让收获如期归仓。很多时候傻子不傻，聪明人不聪明。《雪窗帘》也是我亲历的故事。某年冬天我乘坐绿皮火车返乡过年，遇见一位挎着篮子的老妪，子女把她送上车后，她就守着自己的下铺，安静地坐着。直到列车行驶了一段时间，有乘客补了她那张铺的票钱赶走，她才慌张起来，找列车员申诉。那时乘坐卧铺的规定是，开车半小时后若不换票，你拥有的铺位就被视作空铺，可以卖掉。老

妪非常执拗，尽管



以水果命名的地方不多，家乡山东枣庄是一个。有人议论这名字土气，我却觉得很好。枣，是枝头上活泼可爱的果子；庄，是人心里温暖可亲的所在。枣庄，听上去就是一座可爱可亲的城市。

虽是如此，枣庄并不单以“枣”扬名。它地处山东南部，与江苏相邻，南北交汇之间，历史丰富悠久。境内的几个城区和一个滕州市，皆有殊胜的风景与独特的文化印记。那些古代的遗存、名人的踪迹，青山大潮、运河老城、美食民俗，每一样都值得一再赞颂。但每当向别处的朋友提及家乡时，心里先想起的，却不是什么具体的事物。先想起的，是两种浓郁的颜色。若把枣庄比作一幅画卷，我想，画卷上点染的，该是青铜绿和石榴红。

多年前我在当地博物馆工作，馆舍不大，珍品颇多，尤以商周的青铜器闻名。它们在铸造之初金光闪闪，出土后则遍体绿锈，反而愈加耐看和典雅。“铜器入土千年，纯青如铺翠。”我第一次从青铜器厅走过时，尽管学识浅显，也有一些领悟，知道这一屋铺翠般的青绿，是古代文明的见证。

一个黄昏，我来到薛河岸边，在这里可以探寻那些青铜器产生的源头。泥土里露出一枚陶片。捧起那陶片，观赏上面装饰的堆纹，此时，斜阳映照，河水深缓，我似乎看到史前时期，一群古人类从山林里走出，四处寻觅适宜栖居的家园。终于，他们望见了这条开阔的大河，以及两岸肥美的土地，于是停留下来，捕鱼耕种，生生不息。

上世纪 70 年代，考古队在薛河两岸清理出了翻土用的石铲和鹿角锄、收割庄稼的石镰和石刀、加工粮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，还有陶纺轮、渔网坠、煮饭的陶釜鼎、盛水的红陶壶等。这些生活用具距今约 7300 年，来自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，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。因附近有北辛村，故定名为“北辛文化”。

于枣庄而言，青铜绿是辉煌的底色，石榴红则代表了现代的蓬勃。记得单位曾组织过一次合唱比赛，唱的那首歌曲调简单明快，开头两句是“石榴花开别样红，枣庄市民讲呀讲文明”。词作者之所以用石榴花来起兴，因为它是枣庄的市花。

石榴最早是汉代从西域传来的植物，如今在各地都很常见。比别处值得夸耀的是，枣庄的峄城区是著名的石榴之乡，有一处榴园栽种了几百万株石榴树。每到初夏，总会有朋友约着去看花。慢慢开着车，遥望山坡上、沟涧边，一团团小小的红影不断闪过，颇有趣味。石榴树枝干虬曲，叶子翠绿，花萼厚实光滑如打了蜡，花瓣的质地像带着褶皱的红丝绸。石榴花是不香的，诗人们写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“石榴开遍透帘明”，都是在说它的鲜亮和夺目。

榴乡的入世代栽种石榴，年轻的果农从父辈手中接过营生。石榴在这一代人的创造中，变身成为石榴盆景、石榴酒、石榴茶、石榴煎饼、石榴面膜等新奇的产品。石榴已不再是单一的水果，家乡的荣耀和希望也在里面。枣庄的石榴种子曾跟随神舟十二号飞船上过太空。它们穿越过天宫和瑶池，看到过极光和星河，在幽远的磁场里积蓄过能量。

青铜绿和石榴红，两种颜色并存，正如这座城市的

气韵，既厚重又清新。当年在博物馆排练那首歌词时，旁边就是青铜器厅。有一天，忽然想，若是在那件西周时期的青铜觚里，插上一枝殷红的石榴花，将是何等的古艳？



▲版画《雪后》，作者力群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张珊珊

大地

西山林上，一块不大的墓地兀自静默着。跟随河北平山县会口村退伍老兵高文元来到墓前，墓碑的碑文几乎难以辨认了，但老高能熟练地念出碑文——“词曰：激壮滹沱河为汝之墓地，坚伟大行山做你的碑文”。刹那间，似有一束强光照亮幽暗，一个伟岸形象挺立于眼前。

墓主人叫杜伯华，是抗战时期继白求恩之后晋察冀根据地又一位杰出的医务工作者。杜伯华生于 1904 年，从小随父学医。他在家乡吉林榆树开办华昌药房，九一八事变后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，华昌药房成为榆树首个党的地下联络站。

夜深人静，后门响起“当当、当当当”五下敲门声，这是游击队的联络暗号。原来是“吉林抗日第一人”冯占海将军派人来买胶鞋。对上暗号，杜伯华把准备好的 250 双大号棉胶鞋装进皮货挑子，躲过巡逻队出了城，为前线将士送去物资。除了送物资，杜伯华还为抗战战士送医送药，当看到威震敌胆的汪雅臣军长在冰天雪

母亲戴上眼镜
在灯下展开我的诗集
像触碰一片
多年前播下的月光
笑意漫过眼角
照亮岁月沉淀的日常

母亲用过的那些粉笔灰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初冬子夜，办公楼的灯光渐次熄灭。街道空寂，路灯的光晕薄薄地敷在柏油路上，托着梧桐疏落的影子。拐过街角，一团暖光忽然撞入眼帘。

还是那辆铁皮餐车。走近，要了一笼包子、一碗馄饨。等待的间隙，细细打量着它。这是辆三轮车改造的餐车，粗糙而实用。车头的挡泥板锈出深褐的云纹，扶手的套胶早已磨光，露出里面的钢管，被反复摩挲得发亮。车座的人造革裂开细密的口子，翻卷处露出灰黄的海绵，坐垫中间却磨出油亮的暗色——那是经年累月的体温与重量的烙印。

车身上架着自制的长方形铁皮餐台。台面嵌着三口锅：一口熬着浓白的猪骨汤，汤面凝着薄薄的面膜，一口滚水翻腾，专候馄饨下锅，还有一口冒着绵密的白汽，层层蒸笼叠得老高。炉灶是旧式煤气罐，开关抖动时，总先“啞”地轻叹一声，随即蓝黄的火苗蓦然跃起，欢腾地舐着锅底，汤锅很快“咕嘟”起来。

小臂，沾着星点面粉，领口的扣子却扣得严谨，一丝不苟。他抓起一把馄饨撒进滚水。馄饨是女人现包的，皮薄如纸，透出里头樱桃大小的粉色肉馅。

“馄饨，多加香菜，不要紫菜。”我说。

“好嘞。”男人应声掀开铝盖。一团白汽腾起，瞬间将他笼罩，又弥漫开来，温暖了清冷的夜。女人拿起碗，轻声问：

曾在晨光中起舞
许多未说出口的期望
长成漫山桃李芬芳
当人生转向
她把种子撒向原野
在大地上续写黎明

如今，我用年轻的笔锋
教孩子们追赶天际云彩
指尖在黑板停留
是我们共同抵达的远方

当两种光芒，在时间相望
我们都看见
梦想的翅膀在大地上生长

1940 年，晋察冀地区瘟疫肆虐，司令员冀荣臻下令调杜伯华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，主管制药工作。杜伯华一到河北阜平，马上到军区各医院看望伤病员，仔细询问病情，连夜撰写报告，并提出要自力更生、就地取材，建立制药厂。

药材采来了，盆盆罐罐，堆满了院子。这一刻，杜伯华忽然明白了父亲的话“你一定能做得比我好”，因为他服务的是一个伟大的目标：让根据军民吃上自己研制的药。一次次实验，改进配方，解热、利尿、健胃、镇咳化痰、镇痛、止疟等几十种药品研制出来了。此时百团大战

正如火如荼，如何将药品运往前方，杜伯华苦思冥想。他自制了手摇式压片机，又发动大家采集桃树胶制作片剂黏合剂，将中药加工制成片、散、丹、膏，方便部队携带使用。

不到半年，大量自制药品生产出来了，冀荣臻喜上眉梢，签发了《关于自制代用药品问题的训令》，称赞道：“屡经试用均极有效”。杜伯华凭着中药解除了无数军民的病痛，大家亲切称他“军中药王”。边区制药工业蒸蒸日上，杜伯

华迎来了他结婚的大喜日子。然而，不幸却发生了。给乡亲们治疗疟疾时，他自己也感染了。杜伯华想试用一下特效药，谁知用药后竟陷入昏迷，他再也听不见从阜平华北联大赶来的未婚妻松伟的呼唤了……

作家周而复沉痛地说：“伯华同志之死，在晋察冀军区的医务部门是诺尔曼·白求恩死后的又一个最大的最大的损失！”仅仅一年，边区制药厂生产出了 100 多种药品，除满足晋察冀边区需要外，还销往平津、晋冀鲁豫等地，自力更生，打破了敌人封锁。杜伯华之死，令冀荣臻痛惜不已，他挥泪题写“悼死励生”，并通令晋察冀军区制药厂改名“伯华制药厂”。

平山县会口村，高文元每年都到西山岭杜伯华墓祭扫，却发现墓前始终没有亲人祭奠。于是，他踏上了为烈士寻亲的路途，辗转来到杜伯华故里——吉林榆树夏家村。高文元惊喜地找到了伯华的侄女，80 多岁的杜郁兰。杜郁兰人告诉他说，日本鬼子投降那年，有个老外来告诉他们，说三叔杜伯华牺牲在太行山上了，遗憾的是，家人几经周折都没找到他的坟墓。如今，三叔终于“回家”了。

有些人活在黎明前，但朝阳里有他们永远的精神。

前不久，听一位院士的讲座，题目是“我国半导体技术现状与发展思路”。这本是个枯燥话题，但院士旁征博引，深入浅出，讲得妙趣横生，博得听众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。主持人高度评价他的演讲，他却很谦虚地说：不过是寻常道理寻常讲罢了。

人生在世，常要对人论道说理，或教授上课、师傅带徒，或领导训示、父母教子，还有报刊发文章、专家开讲座，都是在用各种方式讲理说教，目的就是为了让

人明白、听懂，然后接受、践行。若能讲得明白如话，通俗易懂，循循善诱，自然很受欢迎。平心而论，那些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大都没那么高深莫测，只要老老实实去讲，不故弄玄虚、哗众取宠，就难有讲不清、说不明的。

“寻常道理寻常讲”，首先要用接地气的话来表述，明明白白，力争让人听懂。纳尔逊·曼德拉有句名言：“如果你用一个人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交流，他会记在脑子里；如果你用他自己的语言跟他交流，他会记在心里。”从庄子的“庖丁解牛”“井底之蛙”，到白居易的“老妪能解”，无不如此。还有学者钱钟书，虽学问很大，满腹诗书，但他用“围城”比喻婚姻得失，用“母鸡下蛋”形容作家创作，既通俗幽默又

不乏智慧，因而流传很广。

“寻常道理寻常讲”，还要讲得生动有趣、形象直观，让听者能听下去、听进去。鲁迅在鼓励人们敢于开拓新时说：“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”；在倡导人们勇于实践时说：“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”。陶行知也是说理高手，在讲奉献精神时，他说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；讲人生价值时，他说人生“为一大事来，做一大事去”。这样说理，贴切形象，朗朗上口，易懂好记，自然受人欢迎，并容易流传开来。

“寻常道理寻常讲”，一定要贴近生活，语言朴实，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。苏轼的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等诗句，将哲理融入生活场景，兼具通俗与高雅，极富艺术魅力，今人读来也不觉有隔阂。退一步说，就是那些不寻常之理，也可以讲得寻常、平实，引人入胜。毛泽东同志用愚公移山典故，动员全党团结起来，共御顽敌。即使是很难理解的时间的相对性，爱因斯坦也能诠释得生动且形象：与美女共处一小时，感觉仅过了一分钟；坐在火炉上一分钟，感觉超过一小时。

真正擅长说理者，都深谙这条铁律：让人听懂是最高境界。用寻常话讲清楚的道理，朴实无华，简明扼要，能直抵人心。遗憾的是，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人讲话、写文章，总喜欢堆砌概念、玩弄术语，搞繁琐说教。寻常道理不会寻常说，而是穿戴戴帽、故作高深。简单问题复杂化，大一二三套小一二三；中国问题外国化，“言必称希腊”。文章让人看不下去，如同嚼蜡；讲话让人听不明白，索然无味。以这等的说理水平来释疑解惑、回答问题，无异于“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”，自欺欺人而已。

寻常道理寻常讲，关键是要广接地气，通达民意，知悉听众，多讲“人话”，有实事求是之心，无哗众取宠之意，做到正确、生动、鲜明。

金台随感

“要辣子不？”我点头。她舀起一小勺辣油，油色红亮，在汤面徐徐漾开。

问男人怎么还不收摊，他看向路灯延伸的远方：“再等等，到两点了再收，加班的、赶路的还不少呢。”

正要告辞，一辆路过的黑色小轿车忽然停下。司机摇下车窗：“老样子，两份馄饨、两笼包子，带走。”男人应着，女人已动起来。打火、烧水、包馄饨……炉火重燃的刹那，那团暖光似乎更亮了些。

我起身离开。走出不远回头望去，餐车渐渐隐入夜色，那对夫妇的身影在光晕里模糊成温暖的剪影，男人正在收拾碗筷，女人擦拭着小桌——她擦得很慢，很仔细，像在抚摸孩子的脊背。

风依旧凉。但喉间那口汤的暖意，却顺着经络慢慢洇开。

遇见

作家周而复沉痛地说：“伯华同志之死，在晋察冀军区的医务部门是诺尔曼·白求恩死后的又一个最大的最大的损失！”仅仅一年，边区制药厂生产出了 100 多种药品，除满足晋察冀边区需要外，还销往平津、晋冀鲁豫等地，自力更生，打破了敌人封锁。杜伯华之死，令冀荣臻痛惜不已，他挥泪题写“悼死励生”，并通令晋察冀军区制药厂改名“伯华制药厂”。

平山县会口村，高文元每年都到西山岭杜伯华墓祭扫，却发现墓前始终没有亲人祭奠。于是，他踏上了为烈士寻亲的路途，辗转来到杜伯华故里——吉林榆树夏家村。高文元惊喜地找到了伯华的侄女，80 多岁的杜郁兰。杜郁兰人告诉他说，日本鬼子投降那年，有个老外来告诉他们，说三叔杜伯华牺牲在太行山上了，遗憾的是，家人几经周折都没找到他的坟墓。如今，三叔终于“回家”了。

有些人活在黎明前，但朝阳里有他们永远的精神。